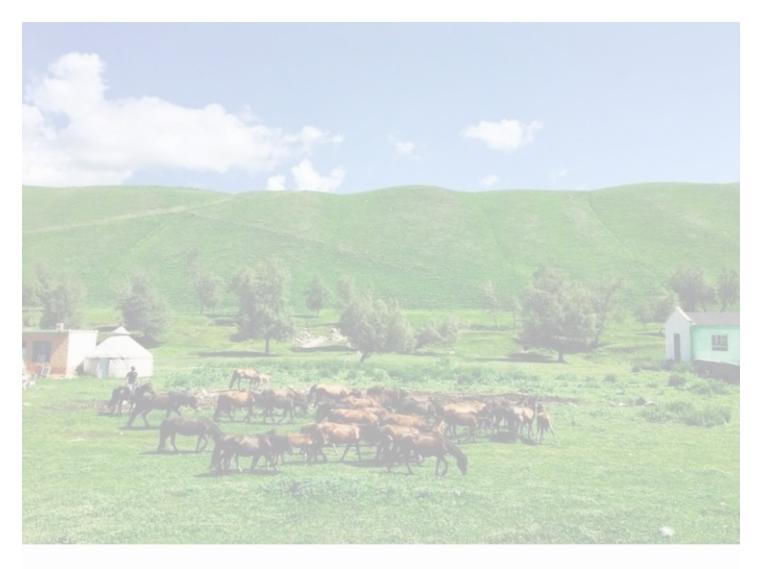


故事有关于阿尔伽玛。



阿尔伽玛是个美丽的瘸子。

贡喀帖是边疆的交通枢纽,牦牛、驼鹿与好马都慢悠悠 地在铃铛声中穿梭,它们的身边是蓄了满颊胡子的商 客、咬着草杆打量麦子的牧民与穿着马步裙奔跑的姑娘 们。我来当地做志愿教师已四年有余,见识过声嗓高阔 胸脯丰满的俊俏妇人,也窥见过腰肢纤软两颊飞红的小 姑娘,她们无疑都曾一度令我艳羡。可是,阿尔伽玛的 美是温绵如驯鹿的。她泛着水光的黑发束也不束,在边 疆干燥的风里仍如山泉般涌动。她乌黑的眼瞳里有一片

因此,纵使她永远摆脱不了她那条正在萎缩的右腿,她 仍然是贡喀帖最美丽的女人。

"珂玛!"她的父亲在房内呼唤她的小名,"洗碗喽!"于是阿尔伽玛对来给她受病的弟弟送课后习题的我笑了笑,化成了线条,以及,雪山下一个正在旋转歌舞的女子。 之所以看出动态,是因为她飞扬起来的马步裙与高举的双臂。

"这是你画的吗?"我问。

"是的。"阿尔伽玛笑了笑,一点儿也不腼腆羞涩,"是我以前偷偷撕下我弟弟作业本最后一页纸画的。我每天都看到这片草场,我觉得我能画下来。梁老师,我知道我画得不好,但是还是想给你看看。你也教美术,对吗?"我心下无奈。事实上,在这里我需要兼教语数外和美术。"你画得很好。"我对绘画实际上一窍不通,但我分明从这幅铅笔画里嗅到和这片旷野一模一样的味道,所以,我想她应该是画得很好。

"是吗?"听了我的话,阿尔伽玛的神态里却也找寻不到喜悦,她还是望着远方的雪山,蒙着黄昏夕光的侧脸温和寡淡:"谢谢您。我很高兴。"我扭头注视她,她沉沉的尾音消散,而我却仿佛听见草原与硕大夕阳交界之处传来婴儿的啼哭。

"看到了吗? 梁老帅,这是我的嫁妆。"阿尔伽玛忽然抬手一指,我顺势望去,看到聚集在最碧绿之处的一小片羊群。

我没有说话。

十七岁的阿尔伽玛就站在我的身侧,我们并肩而立。面前是风中涌动的旷野,起伏绵延的羊波,沉默侧耳的雪山与巨大的一轮夕阳,她把那副画送给了我。很久以后,我离开贡喀贴,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我抱着一个脐带初断、沾满血迹的婴儿在荒野中蹒跚,找不到方向,只好跪下来祈求天地的怜悯。然后,我怀里的婴儿变成了穿靛蓝马步裙的少女,她牵着我往南方奔驰。我们跑啊、哭啊、笑啊,一直一直,向那反射着明晃雪光的群山奔跑而去。

THE END